



回忆坐竹排

□ 张桂辉

坐竹排,游九曲,是游武夷山很重要的一环。20世纪70年代前期,我在武夷山南麓的黄坑中学读书时,就曾集体“拉练”前往武夷山。其间,爬上狐狸洞,登过天游峰,看过大红袍,穿过一线天,却不曾坐过小竹排。

竹排,又称竹筏,用毛竹捆扎而成,是原始古朴的水上交通工具,流行于长江南部地区有溪水的山区和水乡。看似简单的竹排,制作工艺,包括去皮、晾晒、摆直、烧排头、拼排等二十多道工序,且不能用钉子和铆钉,要求手艺人具备良好的功底。

1974年国庆,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,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历史背景,讲述“党的孩子”潘冬子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,接受党的教育、帮助,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。1975年春节,我在九江军分区礼堂,观看了《闪闪的红星》。该片插曲“小小竹排江中游”的场景,令人耳目一新,印象深刻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竹排。

1981年初,我携新婚妻子小陈回到闽北探亲度假。在两位校友陪同下,前往武夷山旅游。适逢冬日,游人不多。我们四人一张竹排,从星村码头出发,顺流而下,向着终点——武夷宫码头进发。沿途,流经九曲十八弯,水绕着山,山照着水。我们坐在竹筏上,时而左右环顾,时而遥望前方,如画风景,扑面而来,很是壮观,非常优美。竹筏一路漂流,我们一路喝彩。可惜,那时没有相机,就连九曲精华景点之一的玉女峰,也只是在脑海中留下印记。小陈生于庐山,长于庐山,对庐山、九江颇为熟悉。庐山的如琴湖、芦林湖,都是“静水”;流经九江的长江,波涛浩渺,奔腾不息,滚滚向前的江水却浑浊不清。比较之下,九曲清流给她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。这,为后来跟我一起调回闽北,打下基础,埋下伏笔。

闽北山区,毛竹在林地中的占比很大,生长环境适宜,生存历史悠久。早在史前时期,古闽人和古越人,就掌握了竹排的制作技术。得益于此,竹排在武夷文化中,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。唐代以来,许多文人墨客在武夷山留下了吟咏竹排的诗词歌赋,使得武夷山九曲竹排扬天下。

但凡常人,都有“喜新厌旧”的心理——同一个景点,很少一而再三光顾。我,却是武夷山名副其实的“常客”。1990年初调回闽北工作。三十多年来,多次陪同友人客人亲人,前往武夷山观光游览。武夷山三十六峰中,最著名的是大王峰、玉女峰和天游峰。三十六峰,有的像玉柱,有的像动物,有的像竹笋。如,一曲有:大王峰、幔亭峰、狮子峰、铁板嶂、兜鍪峰;二曲有:玉女峰、凌霄峰、虎啸岩、马枕峰、灵岩等。每次来到武夷山,我都会鼓动几句:天游峰,是武夷山永恒的“地标”。攀登天游峰,不但能领略锦绣风光,而且能检验体力毅力。九曲溪,是武夷山精华中的精华,其他景区也有竹排,但却没有九曲溪……

印记最深的一次,是陪同母亲和舅舅坐竹排。1999年秋日里,舅舅从莆田来到建阳,探望我的母亲。姐弟俩都已年过七旬,舅舅常年生活在海边,母亲虽在黄坑生活了几十年,却未曾游览过武夷山。一天,我和老伴特意陪同他们前去武夷山。早上,小车从黄坑鹅峰出发,翻过坳头,经由桐木,直奔星村码头。那天,天公作美,风和日丽。坐在竹排上,母亲静静坐着,脸上始终露出笑意,舅舅则东张西望,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。快到终点——武夷宫码头时,舅舅说:大海很大,不论在海边,还是在海上,除了海船、海浪、海鸟,其他什么也看不到。九曲很小,飘在溪面上,除了青山绿水,四方游客,河中游鱼,近在眼前,看在眼里。说到这里,他停了一下,补上一句:“九曲比大海,要好看得多!”

“武夷山上有仙灵,山下寒流曲曲清。欲识个中奇绝处,棹歌闲听两三声……”这是朱熹《九曲棹歌》中的开头几句。1962年初冬时节,著名学者郭沫若来到武夷山,触景生情,诗兴大发,在《游武夷泛舟九曲》一诗中深情写道:“九曲清流绕武夷,棹歌首唱自朱熹。”我虽爱动笔,却不善诗词。那次,一时兴起,在母亲和舅舅面前吟出几句:“九曲流同景不同,崖崖壑壑竞峰嵘。欢声笑语鱼儿乐,游客人人成醉翁。”



扫一扫,看一看

天台山的银杏叶

□ 刘必楠

在聊天中看到朋友发来的图片,银杏树金黄透亮,只看一眼,就念念不忘。便和朋友一起相约周六到顺昌天台山,观赏银杏。

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个多小时,我们来到天台山山脚,这座位于顺昌县洋口镇南边的大山,在谢坊、田坪两村之间,海拔高度1078米。而我们要看的古银杏树群,不在高高的山顶上,而是在山腰的田坪村上坪自然村。因而车子换挡柳劲,沿着水泥硬化的盘山村道,呼呼向上爬行。

一路上,夹道欢迎我们的是天台山的绿,这绿来自杉木、樟树、毛竹等很多叫不出名的草木;这绿已不是春天枝头冒芽的嫩绿,也不是夏天枝繁叶茂的浓绿,是秋末冬初的积淀了春天和夏天洗礼过的深绿。一路上,还有不时飞驰下山的汽车,看那扬尘而去的欢快劲,是饱览天台山美景后的满足,是满载而归的愉悦。

很快,我们也到上坪自然村,一下车,一眼还没看到银杏树,倒是先看到游人如织的场景,同时我惊奇地听到很多人说着福州话。这时,我又看到一个导游,举着三角导游旗大声喊着,邵武的哥哥姐姐,集合上车了……而我们一行七人则来自延

平。由此看来,今天在这众多游人里,应该还有很多来自外地的人,大家都是被顺昌天台山秋末冬初美丽的银杏树吸引来的。

我们向村里走了十多米,只拐了个弯,刹那间,宛如拉开大幕,一片金黄色的树冠扑面而来,那是一株株“尽带黄金甲”的银杏树,那美,那艳,摄人心魄,让移步靠近银杏树的我,又有了走进巨幅水彩画中的感觉。而描绘出这巨幅水彩画的人,自然就是这里的“三公排银杏树群”。三公排,乃三棵千年银杏树并排耸立而得名。公,为旧时社会五等爵位的第一等,当地人将这三棵千年银杏树称之为三公排,是给予这三棵千年银杏树的尊称。而今这三棵千年银杏树,已与周围同祖同宗的一百多棵银杏树抱团,统称“三公排古银杏树群”,成为人们到天台山寻美赏叶的胜境。而好客的当地人,在银杏树下还建起木制平台和森林栈道,这不仅让慕名而来的游人能更好地观赏古银杏树,而且让飘落下的银杏树的叶子铺满平台和栈道,成为蔚为壮观的“金光大道”。天台山这流光溢彩的景色,每年只有在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里出现。

我们大家千里迢迢来到天台山,看到了一张张金灿灿像小扇子的银杏树叶,到天台山观赏银杏树是其中的目的,另一个就是拍照,因而拍照的人就成了这里的又一道风景。尤其是在“三公排银杏树”前,一群人像走马灯似的,络绎不绝。

我的朋友也爱拍照,她拿出帽子、丝巾和墨镜,以银杏树为背景,三样道具轮番上场,让人各拍一张,接着又摆出沉思状、醉美状、放飞状,以及跳舞的打太极的不同造型……此时,在如织的游人中,一个穿着粉红色裙子的小女孩,把地上的银杏树叶用双手扫成一堆,然后捧起,用力往空中一抛,顿时,一张张金灿灿的银杏树叶,如同雪花漫天飘落。小女孩高兴地叫在旁的父母快快抢拍。等到“雪花”落地,拍照完毕,她便迫不及待地跑到父母跟前,左看看,右瞧瞧,查看父母给她拍照的照片……

就在大家沉浸在赏叶与拍照的欢乐时,我抬头看到在银杏树上空,碧空如洗,阳光柔软而熨帖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今天给天台山的银杏树叶披上“金妆”,是阳光给叶子提色,是湛蓝的天空给天台山绘彩。我深感幸运,有阳光相伴,让我看到天台山最美的银杏树。



生活走笔

时令已至深秋,黑暗笼罩下的雁荡山,若隐若现,有一种诗意的朦胧美,温婉又大气。没有星月的衬托,形状各异的山峰雄峙在辽阔而静谧的苍茫之中,仿佛以天幕为宣纸,以连绵的山脊为线条,勾勒出一幅淡雅、立体、宽广的水墨画……

从闽北到浙江乐清还是有些距离,下榻宾馆的当晚,我们不顾车马劳顿,在“夜景更销魂”的宣传鼓动下,满怀着新奇,踏入素有“雁荡三绝”之一的灵峰景区,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,期待着遇见惊喜、一饱眼福。

走在横铺竖排的石板上,晚风拂过林木葱茏发出的声响,好似来自遥远时空的千古兴叹,更像是地质年代的山呼海啸,脑海中不由翻腾着亿万年前的情景,那通红的岩浆喷涌而出,炽热的烟灰遮天蔽日……沧海桑田般的演变,让人心有余悸。眼前耸立的流纹质破火山,成了闻名中外的游览胜地,那陡崖峭壁,似乎还蕴藏着摧枯拉朽的力量。

“夜深婺女明如镜,雁荡山前雁尽回”,我一边揣摩着古人吟诗作对的意境,一边张望着隐没在夜色中的层峦叠嶂……散布其中的“犀牛峰”“牧童峰”“双笋峰”……峰峰奇特,形神毕肖,依稀可见的剪影,姿态各异,令人咋舌。

曲径通幽,步履和缓。行尽处,路转溪桥,忽见房舍。透出的一星灯火,像在召唤着东西莫辨的游客。大伙儿伫立在空坪上,顺着导游激光笔的指引,仰望着奇峰怪石,倾听着民间故事,神情专注、沉浸于斯,抬头凝视,想从中看出点端倪来,倘若瞪大眼睛,仍无迹可寻,未免扫兴,聊以“三分形象,七分想象”自嘲,一笑置之。

一景四变的“合掌峰”,从不同的方位观察,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,不一样的烟火,亦即移步换景。站在一个角度仰视,山体酷似一位守望意中人的相思女,绕到另一个侧面,则瞬间变为夫妻团聚……更有甚者,在适宜的位置,能敏锐感觉到峰崖突然被赋予了生命,酷似一对恋人在深情相拥、互诉衷肠,“牛眠灵峰静,情侣月下恋”。牧童偷偷看,婆婆羞转脸。”一首民谣将数个景点贯穿一起,根植于雅俗之间,加以生动演绎,编织成一个美丽的传说,使游人神思飞扬、乐而忘返,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在这里,一峰多名,外地游客稍不注意,就会被“绕”进去,一团云雾。得知通常称为“情侣峰”的山腰处,有一个洞穴,内筑有一座小庙,始建于久远,距今已有数百年矣。当天下黑路险,不能即刻一探洞里乾坤,只好任凭想象“腾云驾雾”,去缓解迫不及待的心情。面对这自然和人工联姻的杰作,自始至终,有一种宗教的神秘感紧揪着我的心,不由双手合掌,默然无语……

学习古人“雪夜访戴”的洒脱,乘兴而来,兴尽而归。悄然转身,携一方雁荡山水酣然入梦。

雁荡夜色

□ 蔡旭麟

一笔一画绘制诚信 诚信,从小做起!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